

愛在藍色時代

Love in a blue time

生命恆常多變，卻也溫柔而甜蜜。

哈尼夫·庫雷西Hanif Kureishi◆著 李佩味◆譯

愛在藍色時代

作 者／哈尼夫·庫雷西

譯 者／李佩味

發行人／王永福

出版者／新雨出版社

地 址／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電 話／(02)2978-9528 · (02)2978-9529

傳真電話／(02)2978-9518

郵撥帳號／11954996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出版日期／1999 年 5 月初版

定 價／290 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¥70.00

愛在藍色時代

Love in a Blue Time

哈尼夫・庫雷西 Hanif Kureishi ◆ 著 李佩味 ◆ 譯

LOVE IN A BLUE TIME

Copyright © 1997 by Hanif Kureishi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9 New Rain Publishing Co.

譯者序

李佩味

在世紀末的今天，不斷推陳出新的科技、不斷轉變的人際關係，讓人有一種無所適從、無能為力的無力感。然而生活中不論再怎麼光怪陸離的問題，總是要面對的。

《愛在藍色時代》這本書，匯集了一些中、短篇的故事，都相當生活化，相信大多數人都曾經碰過當中類似的問題，讀者應該很容易產生共鳴。

記得拿到原著的第一天，回到家迫不及待看了起來。剛開始只覺得書裡的故事，有一種歐洲文學作品特有的冷漠與詭異，不過細看之後，又感到其中頗有哲理，而且發現作者其實試圖在為無解的問題尋找答案。讀者們應該能從中獲得許多體會，增長許多生活的智慧。這也是譯者最期望能達到的成果。

目錄

譯者序	3
在藍色時代	7
我們不是猶太人	61
親親，寶貝	75
室情	87
藍色的憂鬱	149
我的兒子是宗教狂	165
糞的故事	183
夜光	191
最近	203
小飛蟲	263

在藍色時代

當電話鈴聲響起時，你最希望打電話來的是誰？你最不希望的人又是誰？羅伊最喜歡問人，在電話響起的那一刻，你的腦海裡第一個閃過的人是誰？

鈴的一聲，電話鈴響了，羅伊被嚇得跳了起來。在他們吃晚飯的時候，他就在想，如果早點躺在他們的新床上，不知道有多舒服，雖然那一箱箱的衣服和書本、雜物他們還累得不想去動手整理。他看著桌子那頭的克拉娜，希望她讓電話一直響到答錄機啟動，這樣他就可以知道是誰打來的了。他不喜歡在克拉娜面前跟朋友講電話；她總像在偷聽似的。不知怎麼的，她似乎不願他的生活當中，有她不知道的部分。

她拿起了話筒，狐疑地說了聲「哈囉！」對方說話了，但克拉娜只是聽著，沒回答什麼。羅伊急著用嘴形問她：「是周依嗎？是他嗎？」她搖搖頭。最後她終於開口說了句「噢！天啊！」又向羅伊搖了搖聽筒。

客廳裡，羅伊正在穿夾克。

「你要去找他嗎？」

「他有麻煩。」羅伊說。

「我們也有麻煩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她說。

「進去吧！站在那兒你會感冒的。」

她伸手抓緊他，問道：「你會去很久嗎？」

「我會儘快回來。我好累喔！你應該上床休息了。」

「好。你不吻我嗎？」

他親吻了她的唇，說：「我根本不想去。」

「你寧可去任何地方。」

他走到了大門口回頭說：「如果周依打電話來，請你記下他的電話，不然就告訴他明天一早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他的辦公室。」

她知道製作人周依的這通電話對他非常重要，事實上是對他們兩人都很重要。她點了點頭，然後向羅伊揮了揮手。

從這裡開車到他老朋友吉米位在雀爾昔的房子，要不了十五分鐘。這幾個月來，吉米都住在那裡。不過羅伊覺得好累。他把車停在路邊，準備好好想想。憂慮和恐懼此時縈繞他的心頭。

七〇年代中期，他和吉米在大學裡相遇。他們都坐在教室後排的座位。比其他學生大四歲的吉米，和羅伊那些剛畢業的朋友比較起來，顯得特別世故。每天上完課後，他從來不會抱著書進圖書館，也不會像羅伊那樣，一邊心裡想著去哪裡冒險，一邊又

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家讀書。讀大學對吉米來說就是享樂。他常常混到午餐之後，才到學校出現個一、兩小時。然後就到處去尋找他的最佳女主角。

等到夜幕低垂，校園裡變得冷清之後，他就進城去找樂子。他知道哪裡有舞會、哪裡有什麼電影可看。而自從他自己經營了一份叫什麼《模糊邊緣》的雜誌之後，他就常去訪問一些戲院經理、攝影師、表演藝術家等演藝圈的人。讓羅伊意外的是，吉米居然沒碰到什麼釘子。在那時候，一般人還是認為學生應該乖乖盡學生的本份，有學生的樣子，不過吉米就常常叼根煙，坐在地上聽錄音帶，聽的無非是一些靡靡之音。他的理論是講一堆不如去做來得實際。

今晚，吉米說他比從前任何時候都還需要羅伊。而且是吉米的朋友傳達這個訊息的，吉米沒有自己打電話，只是從電話裡，可以聽到他在一旁講話的聲音。

走到門口，羅伊猶豫了。明天一早他和周依有個重要的早餐會，要談他寫的一個電影劇本。他可是花了兩年的時間做準備，而且還要當這部電影的導演。而他也是第一次和克拉娜生活在一起。這可是經過一番掙扎和抉擇。不過，後來克拉娜懷了孩子，還是讓他們倆都吃了一驚，他們原沒想到這麼多。

他無法讓自己就這麼回去。他聽到電話鈴響時，最希望聽到的就是吉米的聲音。他們的友誼歷經了那段各自忙碌的日子，仍然是絲毫不受到影響。這些年來他拚命的工作賺錢，把以前欠的債全還清了。就在他自己一個人，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的那段時

間，吉米常常會三更半夜摸黑來找他，爲的就是說說話、聊聊天。羅伊最喜歡他的造訪，因爲在羅伊的生活當中，根本找不到人可以天南地北地聊。而且他們兩個人又不在一起工作，沒有利害衝突的問題。對於羅伊孜孜不倦的工作方式，吉米一向是視而不見。眼看羅伊忙著趕場參加幾個不同的會議，吉米還是一派吊兒啷噹的作風，經常流連在酒吧和女孩子之間。有一陣子，吉米還因爲被捉去關，而消失了好幾個禮拜。雖然吉米實在很不長進，但是，只要羅伊一有空，他最想找的人就是吉米。他們哥兒倆會一家酒吧喝過一家，沒天沒夜地玩，什麼都聊，而且盡情開懷大笑。像這樣的朋友，羅伊只有一個，因爲有些話你只能跟某種人說。

羅伊推開了門，小心地走下樓梯。他的手緊抓著欄杆，心裡越來越不踏實，倒是體會到他爸爸過去就是一直有著這樣的心情。他聽到好像有人用指甲在刮壁紙的聲音。他感到一陣冷風吹過了地下室，心中突然泛起一陣涼意。

是吉米，他躺在地上，身邊還有個破酒瓶。屋裡唯一一件完整的東西，是牆上一張泛黃的照片。

如果不是床上有人，吉米應該會去躺在床上。床上坐著一個中年婦女，一臉不高興的表情，頭髮倒是剪得挺整齊，細看她正打著盹兒。旁邊一個光著身子露出胸前刺青的十來歲男孩，露出一臉狐疑，搖了搖她。不過那婦人似乎睡得正甜，抬頭看了男孩一眼，就隨手把他推開。不過男孩還是不死心，繼續地搖她。

吉米躺在地上，就像個在遊戲室玩的孩子。還有雙腳恣意地擱在他的胸膛上。那雙腳是屋主馬可的，他脖子上圍了條髒髒的圍巾。另外還有個人叫傑克，就站在他們旁邊。

「我們的豪俠來了！」傑克向馬可說，馬可收回了他的腳。

吉米的眼睛閉著。他那二十一歲的女朋友凱拉跑過去感激地吻了羅伊一下。這女孩是個波西米亞人，和吉米好了一年。她身邊有個年紀差不多的女孩，紅艷艷的嘴唇，配上豹皮帽和短裙，很新潮的樣子。如果要說羅伊今天覺得後悔到這裡來，那麼他最後悔的是今天穿了這件黑色絲絨夾克。這件夾克在腰部的地方做得很合身，長度蓋過臀部，因為布料的關係，看起來閃閃發光。設計師是羅伊的一個朋友。他說時間只會讓這件衣服越來越突顯出它的好來。現在羅伊了解到，不論他什麼時候穿上這件衣服，這件衣服就會呈現出他的品味和身份，反正就是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有份好工作的人。凱拉和她的朋友把羅伊拉到一邊，跟他解釋說，吉米一直喝酒喝得很兇。凱拉是在一個墓園裡找到他跟一個混混在一起。這次凱拉決心離開他，直到他知道覺悟為止。

「他們都是禽獸！」吉米喃喃自語。馬可又把腳放回吉米的胸膛上。

床邊那個十多歲的男孩這會兒馬臥在中年婦人身上，回過頭來對吉米說：「幹！你不會再睡在這裡了。你找到了比我們行的朋友了。」

吉米大叫說：「那是我的床！別再搞那女人了，她已經被玩過了頭。」

那女人兩眼無神。羅伊問說：「她還好嗎？」

男孩說：「她還活著啦！我的手壓到她的脈搏。」

吉米又大聲叫說：「他們偷了我他媽的酒，全把它喝光了。還偷我的錢去花。我不要這些混蛋待在我的地下室裡，他們全是混蛋。」

傑克對羅伊說：「他這會兒是瘋了，他想把我們一個個打跑，再殺了自己。」

吉米微微張開了眼睛對羅伊說：「先生，我打擾了你美麗的夜晚了嗎？你是不是有人在談電影的事呢？」

過去這些年來，羅伊做了一些音樂錄影帶和廣告，也做過一些肥皂劇的導演。偶爾他也在電影學校兼課。最令他引以為豪的是，他為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了一部六十分鐘的影片。那是一個黑人女歌星的故事。他曾經幻想過這會是一個決定性的開始，後來雖然這部片子得到了不錯的評價，但是卻沒有更好的進展。他曾經考慮過開拍好幾部電影，但是後來都無疾而終。他那幫朋友有人在英國拍電影，然後到洛杉磯，洋房一幢幢地買。還有個朋友得到了奧斯卡金像獎的提名。

現在他自己也要有電影問世了，還差三分之一的資金，就可以簽約、開拍。一切彷彿都沒有問題。這一個星期來，周依去過了洛杉磯和紐約。他說這麼高水準的企劃，籌錢不會有問題。

凱拉說：「我想羅伊是很忙。」凱拉走向吉米說：「再見，吉米，我愛你！」

當凱拉彎下身去親吉米時，吉米的手在她的腿間搓摩。羅伊連忙把眼睛轉到牆上的那張照片。他想，他多麼渴望過這樣恣意的生活啊！每天只要尋找歡樂，不必花腦筋想未來，想那些煩人的事。他懷疑到底這是不是他還在尋求的，還是他根本已經沒有能力這樣做了。

凱拉走了之後，羅伊走到吉米身旁問道：「你要我做什麼？」

「隨便念段詩給我聽。」

戴豹皮帽那個女孩碰了羅伊的手肘一下說：「我們要去酒吧玩，今天晚上你不是要帶吉米到你那兒去嗎？」

「什麼？你們是這樣打算的嗎？」

「他告訴每個人說，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。他不能留在這裡。」女孩又繼續說：「我是坎蒂。吉米說你和周依一起工作。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你和他合作什麼？宣傳帶嗎？」

地上傳來吉米呵呵的笑聲。

羅伊說：「我即將導一部新片，劇本也是我寫的。」

「我可以跟你一起拍這部片嗎？」她問道。「我什麼都肯做。」

羅伊說：「你最好打電話給我，我們再來談。」

吉米叫說：「你那個懷了孕的老婆怎麼樣？」

「很好。」

「那麼，那個喜歡坐在你臉上的女孩呢？」

羅伊向那年輕的女孩使了個眼色，要她走進旁邊沒燈的房間。羅伊一走近女孩，就把她壓在牆上吻了起來，他嗅著她身上陌生的氣息，手也不停地在她身上游移。不過就在他忙著脫身上的衣物時，她走掉了。

這時馬可和傑克已經把爛醉的吉米抬到羅伊的車上，還叫他永遠別再回來了。

羅伊載著吉米亂逛。吉米現在身上穿的是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變的那套外出服：毛衣、靴子加大外套。而羅伊的同事們現在穿的卻是再輕便也沒有的衣服，而且不隨便出門。怎麼說呢？那些人心裡想要什麼樣的天氣，就會大費周章地坐飛機到有那樣天氣的地方。吉米打了一個很臭的嗝。羅伊回頭注意到吉米的胸膛上還有馬可留下的腳印子。吉米隨手抓了塊衣角來嗅嗅，好像女人家在哀悼親人似的。

這是個機會。羅伊決定把工作時常用的那套實事求是的方法，用在吉米身上。這麼一來對吉米會比較好，起碼讓他別再依賴別人的援助生存下去。而且羅伊也不能再陷入另一個情感的漩渦。

「你沒地方可去嗎？」羅伊說。

「幹什麼？」吉米問。

「就是晚上可以休息、睡覺的地方。」

「睡覺的地方？噢！我知道了。那就把我放在街角就行了。」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我以前也曾露宿街頭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」

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常跟某些人在一起嗎？某個女孩啊！」

「有時候我跟坎蒂在一起。」

「真的？」羅伊問。

吉米說：「你喜歡她，是嗎？我會幫你安排安排。我告訴過你她喜歡搞奇怪的姿勢嗎？」

「你應該在電話裡就跟克拉娜提。」

「那姿勢玩起來棒透了。」

「是啊！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年紀一把的人來說，怪姿勢更有勁了。」羅伊諷刺地說。

吉米把手伸進羅伊的髮裡。「你有白頭髮了，你知道的。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可是我沒有啦！不是很奇怪嗎？」吉米沉思了一會兒又說：「但我不能去跟她住。凱拉會不高興。」